孝経衍義

廿九

口口2
1038
30

士之孝

事君忠

唐姚思廉隋時爲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皆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其此人乎俄受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蒙

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之曰景想義節故有是贈

臣按思廉太宗朝以藩邸舊恩凡政事得失許密以聞因盡展無諱太宗將幸九成宮思廉以爲離宮遊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爲其在隋表父察遺言修梁陳二史及爲著作時推究綜括諸儒之言以卒父業可謂忠孝出於其性其奮然蒙素刃以伸大義者又非激於一時之意氣爲可知也

馬周初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未至道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疋周上疏臣每讀前史見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跡臣不幸早失父母犬

馬之養已無所施事可爲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竭區區惟陛下所擇

臣按周疏首言大安宮墻宇門闕方紫極爲卑小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四方觀聽者不足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稱四方之望以昭大孝又言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避暑九成宮去京三百里而遠太上皇思感欲

即見陛下何以能遂且太上皇留熱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有所未安又言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臣不書皇帝入廟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耶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

聖人訓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凡周所敷奏。動中事會。而以輔翼聖孝爲先。常何曰。忠孝人也。知人哉。

狄仁傑初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請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臣按武后壞李唐仁傑蒙耻奮忠。以權定謀。卒復唐室。功蓋一時。蓋天下後世。知其忠在於反周爲唐。而觀過知仁之稱。乎尚一人之目。而其爲參軍時。已少見其概也。夫以孤雲瞻悵則思其親。絕域請行。欲

代其友。一致之性。可以無所不通。斯其周旋女主之朝。神人諒之矣。取日虞淵洗光咸池。固掌握中事爾。

元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舉進士。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卧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能悉情。乃上時議三篇。帝悅曰。卿能破朕憂。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道節度參謀。慕義士於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瘞戰死露骸於泌南。名曰哀丘。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折以謀。帝善之。因命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險。全十有五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

結叅來瑱府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信忠而勇者。可與全義。詎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耶。將士父母。宜

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眞納之。

臣按結之議論方畧足以制禦劇賊。撫綏疲人。杜甫謂得結輩數十人。錯天下爲方伯。天下可少安。臣觀結之所已試者。惜乎猶未竟其用也。時議三篇。忠誠懇切。感動人主。出參戎幕。挫賊全一城。丐養歸樊。自云漫浪。久乃刺州。微蘇司業。且不見軒陛。天下士以浮沉人間老。可勝數哉。故人主莫大乎勤於求賢。而大臣莫先於以人事君也。

獨孤及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奇之。天寶末。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辟李恒府掌書記。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

臣按及所上疏。忠憤切直。有裨時政。其他文亦彰明善惡。長於議論。治行歷濠舒二州。終常州。蓋其前被召而疏陳得失。乃曰。陛下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

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爲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自非其志於立身揚名。不宵出此也。

吳武陵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夫勢有必不得。事有必不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一日破亡。平生親愛連頸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使輔汝爲相也。太宗擢進士。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時州鞫劫盜。論皆死。齊賢至。治其失入者五人。自荆渚至桂州。水遞夫數千戶。困於郵役衣食多不給。論奏減其半。

臣按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司空致仕。其名位事業。亦如其少所自期負矣。其倪首一第。出而佐州。抑何留心民隱。不廨於位也。夫有貴仕。必不卑小官。有大學。必不遺細務也。其度量然哉。

吳育少奇穎博學歷知臨安諸暨襄城三縣自秦悼王葬汝後子孫從葬皆出宦官典護歲時上塚者往來呼索擾州縣育在襄城請凡宦官所須具成數毋容使者妄索羊豕悉出大官由是民省供費殆半宦官過者銜之或中夜叩縣門索牛駕車育拒不應異時宗子所過縱鷹犬大暴民田入襄城境輒相戒毋敢縱者

臣按史育性明果所至作教條簡諫易行而不可犯遇事不妄發發即人不能撓然

論明白使人聽之不疑觀襄城之政豈其信然哉必能終始如一也育在二府其父待問以列卿奉朝請育不自安請罷去不聽及出帥永興時待問尚無恙肩輿迎侍時人榮之其既貴而祿逮養使人有願然幸哉故之慕亦可云孝也

俞獻卿調昭州軍事推官會宜州陳進亂衆州守不任事轉運使檄獻卿往佐之及至守謀棄城獻卿曰臨難苟免可乎賊至尚當力擊不勝

有死而已奈何棄去。初。貽州積緡錢鉅萬獻卿盡用平糴。至積穀數萬。及是。大兵至。賴以饋軍。

臣按獻卿非獨有吏幹方畧也。其諫救象州守。不使棄城逃死。曰臨難苟免可乎。置守令誠皆若是。是何足憂賊之攻剽城邑。而吏望風遁哉。獻卿非獨自爲忠。又教人忠也。可尙也。史稱獻卿立朝徵卓犖大節。固已見於此。

臣以爲卓犖大節。

張述舉進士。調咸陽縣主簿。改大理寺丞。遷太常博士。皇祐中。仁宗未有嗣。述上書曰。生民之命繫於宗廟社稷。而繼嗣爲之本。匹夫有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于素。況有天下者哉。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千萬年。斯爲孝矣。宗廟社稷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爲陛下憂也。謂宜慎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猶激仁宗終不以爲罪。

史氏曰。人臣之職。當奮不顧身。而庸人怯夫。

於國事則喑噎而不言。如張述者其亦忠且果矣。

臣按繼統傳重。國之事。固莫大乎此。人主之孝。亦莫大乎此也。述能勉其君以孝。其亦自盡以忠也。

王濟。雍熙中。上書自陳死事之孤。得試學士院。補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鶴非常有物。有司督責急。一羽至直數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取鵝翎代輸。仍馳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

陳。縣有陂塘數百頃。爲鄉豪幹其利。曾蔵旱。濟悉導之。分溉民田。汀州以銀冶搆訟。十年不決。逮繫數百人。轉運使徙濟鞫之。纔七日。情得。止坐數人。再調胙城尉。徙臨河主簿。轉運使王嗣宗被詔舉法官。以濟名聞。通判鎮州。牧守多勲舊。武臣。倨貴陵下。濟未嘗撓屈。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爲盜。一夕報有火。濟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果得數輩。并所盜物。即斬之。馳奏其事。太宗大悅。都掖孫進使酒無賴。毆折人齒。

濟不俟奏杖脊送闕下。由是軍士畏肅。

臣按史稱濟議論挺特。無所畏避。蓋自其拜監察御史。上書言事。以至於遺奏。猶以進賢退諛佞。罷土木不急之費爲言。誠不愧於斯稱也。濟方少時。其伏棺號慟。恨不能殺賊以報父仇者。其忠孝出於性哉。其佐州縣。爲不撓於守令豪貴。而得行其志。非夫士之果者不能也。

李肅之。通判澶州。契丹泛使將過郡。而樓堞圮壞。肅之謂郡守曰。吾州爲景德破敵之地。當示雄彊。今保障若是。且奈何。遂嫗工搆城屋千間。已而中貴人銜命來視。規置一新。驚賞嗟異。聞之朝。擢知德州。

臣按肅之仁宗時。相廸之猶子也。一門忠孝。天語褒稱。榮矣哉。其規置澶州樓堞。易壞爲成。雄疆聲實。此亦非人意計所及。

特郡守之忠。不逮肅之。姑緩置之耳。弟承之爲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骫法。人莫

敢忤。承之獨毅然力爭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爲之則已。既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矣。守憚其言。史稱肅之誨道承之。能自樹立。又可謂友恭也已。

韓琦舉進士。名在第二。授將作監。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滙。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爲病。琦奏罷之。

臣按琦相三朝。立二帝。有宋社稷之臣。科名甚高。乃滯留筦庫。在筦庫則言筦庫。此孔子之爲委吏乘田。亦必稱其職者也。夫忠臣之事君也。惟其所使。豈徒以處之自若而人服其量哉。

范純仁擢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

長爲又不往父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爲言今近矣復何辭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仲淹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兄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賈昌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謝曰聲載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卒不就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爲著作林再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衙上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衞令敢爾耶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時旱久不雨純仁集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吾爲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

臣按純仁之薨也御書碑額云世濟忠直其遺表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

之學。此先臣所以敎子而微臣資以事君
臣觀其以父兄之養故不苟於祿位而襄
城襄邑之治行則立朝之大節始基之矣
蓋自布衣以至宰相率此資父事君之心
也。

趙抃爲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僞造印吏
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
造。不當死。讞而生之。知崇安海陵江原三縣。通
判泗州濠寧。給士卒廩不如法。聲欲變守。躡曰。

未入轍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
容如平時。州以無事。
唐介擢第武陵尉。調平江令。民李氏貲而吝。吏
有求不厭。誣爲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楚掠不
肯承。吏屬介訊之。無他驗。守怒。白于朝。遣御史
方偕徙獄別鞫之。其究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偕
受賞。介未嘗自言。知沈丘。當遼使往來道。驛吏
以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
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服以去。

臣按朴介皆剛正大臣名位顯赫然其能聲已著於爲小吏之日也故夫爲士祿祿而後致於卿大夫之地能卓然自立者少矣

沈起知海門縣縣負海地卑間歲海潮至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爲築堤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田益闢民相率以歸至立祠

臣按起能與其縣之利爲天子撫循百姓忠之屬也本以父疾棄官被劾顧得遷用宜其資以事君者歟

鄧肅少警敏能文李綱見而奇之稍倡和爲忘年交入大學所與遊皆天下名士時東南貢花石綱肅作詩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擾民用事者見之屏出學欽宗嗣名對便殿補承務郎授鴻臚主簿金人犯闕肅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肅義不屈奔赴南京

臣按史稱朱弁張邵洪皓奉使全節高宗亦謂皓蘇武不能過然三人者皆假大官

以行而肅被命不過寺簿而已孔子稱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肅也有焉

虞允文通判彭州權知黎州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中書舍人趙達首薦允文召對謂人君必畏天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僞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且極論四川財賦科斂之弊上嘉納之

臣按允文出入將相忠勤無二采石之功轉危爲安要其任重致遠之器早見於召對數語史著其篤孝其資以事君大本立矣

李燾甫弱冠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務擢第知雙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墜先訓乎盍歸思之三日復來泣悔艾無訟又有不白其母而齎產者燾置之理豪强斂跡

臣按燾之在雙流蓋以教孝爲先務者也

燾耻爲王氏學著長編一書其他著述甚

衆。反正議十四篇出於弱冠之筆。豈非霜
松雪柏之姿。其始固已異於凡卉者耶。
李衡。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
之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跡。而輸送先他邑
辦。因任歷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
金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矣。宜沿江者多送其
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益蝟起旁
境。而溧陽靖。宴自如。帥汪澈轉運使韓元吉等
列上治狀。詔進一秩。

臣按衡家學淵源。本於程子。其曰。與其進
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其道。其樸忠蓋由
學力也。登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
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扑迎合。投劾
去官。溧陽之政。信於民。寇果至。自足與守。
故人且送孥。而已獨移家也。民心已安。境
內無盜。職斯之故。夫爲吏其平時非有德
澤下究於民。而臨事又不能以身任之。鮮
不敗矣。聲實既喪於甲微。而欲收桑榆於

貴顯之日。又曷有是理哉。

孔宗旦。爲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未反時。州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爲兵象。慶智高必反。以書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後智高破橫州。即載其親。往桂州。曰。吾有官不得去。無爲俱死也。既而州破被執。賊欲任以事。宗旦叱詈。且大罵。遂被害。

王安曾輩與孫司封書云。凡宗旦之於珙。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至不可勝數。當其初使宗旦言不慶。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一善。固不可以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況陳珙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若宗旦者。全親以成孝。授命以成忠。兩得之矣。

程顥舉進士。調上元主簿。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

四十年。彼借居者幾何。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華山有地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途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顯補而脯之。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顯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

曰。某年某月。抱兒與張三翁家。顯問張是時纔四十歲。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顯擇富而可任者。諭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鄉村遠近。爲五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奸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時親至。名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

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庶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臣按顯遇事優爲。其爲政。蓋以真儒而出善治也。其教人。自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常病世之學者。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此大學之道。所以自格物致知。而治國平天下者也。以呂公者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未得行其道也。臣獨以爲顯有父母之愛於其縣之人。其爲吾君致其撫循之意。以盡司牧者之所得爲者。聖賢固未嘗以稅畢祿薄。而少或不盡心於是也。

張載爲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

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

臣按載。平生之精蘊。在西銘一書。以西銘之理。舉而措之。則黎軍縣令雖小官。豈無所可施其尊高年。慈孤幼。民胞物與之度量乎。使事君者率是心。其必能與人爲善矣。載弟戩常爲閬鄉主簿。知金堂縣。誠心愛人。養老慈幼。與雲巖之政相似。蓋以兄爲師法也。

劉子翬通判興化。寇楊就犯閩境。子翬與郡將張當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

臣按劉子翬官無貴仕。年僅中壽。然其制行孝友。君子也。未服戎事。而備禦畫策。如素習之者。由其忠誠所著。自能暗合者矣。

子翬嘗以易不遠復之義告朱熹。蓋其見道最早云。

陸九齡登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

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戍有法。寇雖不至。郡縣倚以爲重。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

臣按九齡以繼母憂去興國。服除調全州教授。未得生官。卒。蓋以士終也。於其主義社稷不辭難避患之美焉。而興國之士。且服其教也。士死曰不祿。其九齡之謂乎。

徐積。楚州山陽人。孝行出於天禀。中年有瞽疾。而四方事無不知。客從南越來。積與論嶺表山川險易。鎮戍疎密。口誦手畫。若數一二。客嘆曰。不出戶而知天下。徐公是也。元祐初。近臣言積事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今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方詔舉甲外學官。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楊州司法參軍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

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聞者斂衽敬聽。居數歲。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嶽廟。卒。賜謚節孝。

臣按積在卓行傳。然其不出戶而知天下。蓋非無志於四方者。升堂之訓。教人以爲君子。其言有味哉。夫官爲教授。斯其稱職效忠。豈復有大於教人爲君子者。其於嶺表之山川險易。鎮戍疎密。尚能歷歷言之。所資乎敬以事君者。其才又未可測也。當時之知積者。蓋淺矣。

吳淵。幼端重寡言。苦志力學。嘉定七年。舉進士。謝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況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爲之改容。不復強至官。

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冤訟於諸使者皆乞送淵
改差浙東置制使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
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
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冒哀求榮則平生
大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
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

臣按史論淵才具優長而嚴酷累累然其
始何以能平反九郡之冤訟也亦豈以嚴
酷勝任乎其事親也生必稟命死則致哀
誠哉其大節固在於此事君庶乎其可也
元廉希憲幼魁偉舉止異凡兒九歲家奴四人
盜五馬盜逃去既獲時於法當死父怒將付有
司希憲泣諫止之俱得免死又嘗侍母居山中
有二奴醉出惡語希憲曰是以我爲幼也即送
繫府獄殺之皆奇其有識世祖爲皇弟希憲年
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絕希憲篤
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
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

世祖嘉之。曰爲廉孟子。從子惠山海牙。弱冠。大臣欲俾入宿衛。曰。吾大父事世祖。以通經號廉孟子。今方設科取士。願讀書。以科第進。乃入國學積分。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承事郎。同知順州事。有弓匠提舉馬都剌者。怙勢奪州民田。同列畏之。惠山海牙至。即治其事。在官期年。用薦者。召入史館。

臣按廉氏。可謂以忠孝世其家矣。希憲以入侍。受知世祖。而惠山海牙。剛辭宿衛。欲以科第進。世敎所尚。士亦以是爲榮也。希憲自比皐夔稷契。供職經幄。伊傅周召。尚矣。惠山海牙之於經術。當亦有得於家學者乎。其歷官治行。故有可稱也。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資稟英特。進止詳雅。世祖奇之。命給事裕宗東宮。師事太子贊善王恂。恂從北征。乃受業於國子祭酒許衡。日記數千言。衡每稱之。以爲有公輔器。世祖嘗欲觀國子所書字。不忽木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

事以進。帝知其寓規諫意。嘉歎久之。衡纂歷代帝王名諡統系歲年爲書。授諸生。不忽。未讀數過。即成誦。帝名試。不遺一字。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童太答禿魯等。上疏言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敎學爲先。爲今之計。如欲人材衆多。遍習漢法。必如古昔。徧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宜且於大都弘闡國學。學政無弊。而天下之材亦皆觀感而興起。然後續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臣等愚幼。見於書。聞於師者如此。未敢必其可行。伏望聖慈。下臣此章。令諸老先生商議。條奏施行。書奏。帝覽之喜。未平居服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即散施親舊。明於知人。多所薦拔。以天下之重自任。每侍燕閒。必陳說古今治要。世祖臨崩。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

臣按木性既篤孝。敦尚廉潔。師事大儒。淵源濂洛。建學一疏。即生平所設施。本於是矣。其忠悃始終無瑕。攜白璧以見先君於

地下。又何愧焉。子夔夔幼隸國學。其正心修身之要。亦得諸許衡。及其父兄家傳。嘗抵一達官不愛儒者。曰。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家國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家國咸亂。汝欲亂而家吾弗能禦。愼勿以斯言亂我國也。旨哉言乎。

劉容幼頴悟。喜讀書。中統初。以國師薦入侍皇太子於東宮。命專掌庫藏。每退直。即詣國子祭酒許衡。衡亦與進之。至元七年。世祖駐蹕鎮海。聞容知吏事。召至。命權中書省掾。事畢復前職。以忠直稱。十五年。奉旨使江西撫慰新附之民。或勸其顧受送遺。歸賂權貴。可立致榮寵。容曰。剝民以自利。吾心何安。使還。惟載書籍數車。獻之皇太子。

臣按劉容以讒見疎。官不甚達。其不肯剝民以賂遺權貴。此其得於許衡之學。爲有本哉。知其忠直而不致於大位。爲可惜也。

董文炳以父任爲臺城令。同列皆父時人。輕文炳年少。吏亦不之憚。文炳明於聽斷。以恩濟威。未幾。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視。里人亦大化服。縣貧。重以旱饉。而徵斂日暴。民不聊生。文炳以私穀千石與縣。縣得以寬前令。因軍興之用。稱貸於人。而貸家取息數倍。縣以民蠶麥償之。文炳曰。吾民困矣。吾爲令。義不忍視也。吾當爲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計直與貸家。覆籍縣閒田。與貧民爲業。使耕之。於是流離漸還。數年。民食以足。朝廷初料民。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居。少爲戶數。衆以爲不可。文炳曰。爲民獲罪。我所甘心。民亦有不樂爲者。文炳曰。後當德我。由是賦斂大減。民皆富完。旁縣民有訟不得直者。皆詣文炳求決。文炳嘗謁大府。旁縣人聚觀之曰。吾亟聞董令。董令顧人耳。何其明若神也。時府索無厭。文炳抑不予。或譖之府。欲中害之。文炳曰。吾終不能剝民求利也。即棄官去。

臣按董文炳以忠勤致高位。預大政。領機務。其幸也。還葬豪城。亦猶朱邑之於桐鄉也。豈生平政績。舉不如其治縣時乎。夫其始仕之所盡心於是。而因以發聞者也。

李德輝世祖在潛藩。用劉秉忠薦。使侍裕宗講讀。乃與竇默等皆就辟。憲宗親割京兆。隸世祖潛藩。擇廷臣能理財賦者。俾調軍食。立從宜府。以德輝與李得乃爲使。時汪世顯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以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德輝乃募民入粟綿竹。散錢幣給鹽券爲直。陸挽輿元水漕嘉陵。未期年。而軍儲充羨。取蜀之本。基於此矣。

臣按德輝威信行於西南。而慈惠著於守相。其治獄用兵所全活人者多矣。其亦親其親以及於人之意。出乎其性。又有得於學也。夫理財賦。調軍食。亦必以愛人爲本。所以從宜設法。亦不忍吾民之丁男老弱胥斃於水漕陸挽之奔命也。不然。而兵民

交困。何以規進取哉。故稱德輝之忠者。必以是爲先矣。

張養浩字希孟。幼有義行。嘗出。遇人有遺楮幣於途者。其人已去。追而還之。方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而止之。養浩晝則默誦。夜則閉戶。張燈竊讀。山東按察使僉焦遂聞之。薦爲東平學正。遊京師。獻書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爲禮部令史。俄薦入御史臺。一日病。不忽木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歎曰。此眞臺掾也。及爲丞相掾選授堂邑縣尹。人言官舍不利居。無免者。竟居之。首毀淫祠三十餘所。罷舊盜之朔望參者曰。彼皆良民。不得已而爲盜耳。既加之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衆皆感泣。互相戒。無負張公。有李虎者。嘗殺人。其黨暴戾爲害。民不堪命。舊尹莫敢詰問。養浩至。盡置之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猶爲立碑頌德。

臣按養浩篤行君子。樸直敢言。其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詣謁。皆不納。但使人戒

之曰。諸君但思報効。奚勞謝爲。此其用意合於古之大臣。以人事君者也。英宗初。黎議中書省事。後以父老。棄官養。迄終父喪。

梁以美官召。皆不起。及拜關中之命。登車就道。慨然有已饑已溺之心。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於天。晝則出賑饑民。終日無少怠。每一念至。即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關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

原始要終而後知堂邑之政。威愛各當其可者。其誠亦足以感人矣。

王結。年二十餘。遊京師。上執政書。陳時政八事曰。立經筵以養君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才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銓衡。敬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辯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純正。皆治國之大經大法。宰相不能盡用之。時仁宗在潛邸。或薦充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爲鑒戒者。日陳於前。仁宗嘉納焉。

臣按史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珪稱其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親其所土時政八事信非根極於性命道德之蘊不能爲是言其入侍潛邸輔導獻納其郎八事之首務乎其他措諸事業者蓋猶未竟其蘊也

張起巖年弱冠以察舉爲福山縣學教諭值縣官捕蝗移攝縣事久之聽斷明允其民相率曰若得張教諭爲真縣尹吾屬何患焉

歐陽元爲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元察其情皆爲平反豪右不法虐其驅奴元斷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獨不入境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馭稍乖輒弄兵犯順元至踰月赤水大清兩洞聚衆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無從出元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鬬未已獠人熟元名棄兵伏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其事於縣縣官不爲直反以繇役

橫斂掊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頃我清廉官自來。元喻以禍福。歸爲理其訟。獠人遂安。

臣按起巖元。皆發聞於延祐設科取士之始。皆以文章道學爲一時所宗。然其始仕之時。受牧民之寄。聰明忠愛。又可謂循吏哉。古之命爲士。蓋任事之稱。而四十始仕。亦謂使之治官府煩瑣之事。以試其才之堪與否耳。今以百里之地。擬於古之諸侯。以付之一書生。而少年高科者且鄙不屑爲。汲汲乎其思欲去而官於朝也。又安知其文章道學果何如。夫懷忠欲盡者。必不爾矣。

余闕。少喪父。授徒以養母。與吳澄弟子張恒遊。文學日進。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爲政嚴明。宿吏皆憚之。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焉。

臣按闕。以行省參知政事守安慶。至正十

八年正月丙午城陷死之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俱死者以千計其知名十有八人議者謂自兵興以來死節之臣闕爲第一初闕死賊義之求其屍具棺斂葬於西門之外明太祖嘉闕之忠諡立廟於忠節坊有司歲時致祭先是或欲挽闕入翰林者闕以國步艱難辭不往其許國之忠蓋素定也惟闕不肯阿權貴可以審其能死患難苟依託勢要挽之即前則其屈膝稽首失身喪節以偷生苟得者豈顧問哉

月魯不花生而容貌魁偉咸以令器期之父脫帖穆耳以千戶職戍越因受業於韓性先生爲文下筆立就粲然成章就試浙江鄉闈中其選居右榜第一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路錄事司達魯花赤縣未有學乃首建孔子廟既又延儒士爲之師以教後進

臣按月魯不花後除浙西肅政廉訪使會

張士誠。據浙西僭號。虔弗可與並處。謂其姪同壽曰。吾家世受國恩。恨不能刺賊以報國。矧乃與賊同處。命同壽具舟載妻子。而匿身木櫃中。蔽以藁秸。脫走至慶元。士誠部下察知之。遣鐵騎百餘追至曹娥江。不及而返。俄改山南廉訪使。浮海北而道阻。還抵鐵山。遇倭賊船甚衆。乃挾同舟人力戰拒之。倭賊紿言投降。弗納。於是賊即登舟。攜月魯不花。令拜伏。月魯不花罵曰。吾朝廷重臣。寧肯爲賊乎耶。遂遇害。遇害時。猶麾家奴邪海。刺殺首賊。次子樞密院判官老安。姪百家奴。幷敵亦死之。同舟死事八十餘人。蓋其少受業於韓明善。故爲有本之學。不徒以文辭取科第。其爲縣首以建學。崇儒爲事。可謂知所先後。其必死而得死所。非激於一時之意氣然也。謚曰忠肅。蓋與余闕爭烈。又不愧於同年登第矣。

以事君忠

孝經衍義卷九十四

士之孝

事長順

易。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臣按疏。官爲執掌之職。官有渝變。未離於隨。是改調而未遷擢也。然而官長則非其舊矣。故戒以從正則吉。隨之爲義。雖主順從。然甚患其有私暱也。不立異也。不苟同也。事長之道得。而公家之事。亦蔑有不濟

矣。故曰有功。

六三。隨有求得。利居貞。

臣按四。大臣當任。而三係之。係之爲隨嫌近邪媚之術。有求必得。殆於上下相比居貞爲利。明不以詭爲順也。

書立政。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臣按自官長以至於旅下士。轉相副貳。而以亞旅二字括之。王臣止於旅矣。旅以理衆事爲義。周禮於其長。則云帥其屬。於其屬有不順其長者乎。蒙上庶常吉士。是此之旅下士。亦吉士也。雖下士。亦各以其官長之號貫之。有事之道也。故吳氏謂立政一書。戒成王以任賢用才。而其旨意。則又在專擇百官有司之長。任自擇其屬。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

詩大雅卷阿。篇名。其七章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八章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於庶人。

臣按此詩以鳳凰飛而來衆鳥喻得大賢而致羣士大賢所在羣士慕而從之故濟濟然衆多也在位之君子既大賢矣又率化羣士羣士維其所命使上以奉職盡力以愛其君下以清靜安養以愛其民此羣士之維其命使者順也此詩言媚天子媚庶人而冏命戒其側媚者愛君愛民是媚之正媚其官長四是以詔飯其君故爲側也

周禮天官冢宰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鄭康成注曰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白大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

賈公彥疏曰此經陳官有尊卑多少轉相副貳之事也凡官尊者少卑者多以其卑者宜勞尊者宜逸是以下士稱旅以其理衆事故特言旅也

大宰之職。陳其殷。

鄭康成注曰。殷。衆也。謂衆士也。

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臣按五官。皆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冬官雖亡。從可推也。異者。惟夏官上士爲輿司馬。中士爲行司馬。秋官上士爲卿士。以八人分主六鄉之獄而已。冢宰總衆職。居一書之首。故鄭氏孔氏。於此發明轉相副貳。尊卑多少勞逸之義。以例其餘。夫轉相副貳。則亦遞相長也。

非獨卿大夫爲士之長而已。倍八人者。卽以八人爲長。倍十六人者。卽以十六人爲長。總以人數多少。殊尊卑。異勞逸也。尊卑殊而勞逸異。而順在其中矣。此謂施法於官府而陳其殷也。其諸侯之國。各立三卿三卿下各立五大夫。各陳士九人。三九二十七。此則施典於邦國而陳其殷也。其王之公卿六命賜官。及王之子弟食采邑者。皆得立兩卿五大夫。其下亦有二十七士。此則施則於都鄙而陳其殷也。邦國建牧。都鄙建長。雖各自置其臣。以大一統尊天王之義臨之。亦不過轉相副貳。則遞相長而已。其三百六十之屬。冬官不可考。治官。惟大府下大夫。司會中大夫。內宰下大夫。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幂人。內司服縫人。奄及女奚也。閽人。刑人墨者使守門也。寺人。奄人也。內豎未冠之童豎也。九嬪世婦女御婦官也。女祝女史。女奴也。內

小臣。則奄而士者也。其餘。則皆士也。教官。
則鄉老。公。鄉大夫。卿。州長。中大夫。黨正。下
大夫。師氏。中大夫。保氏。下大夫。自胥師至
司稽。皆司市之所辟除也。春人。饎人。亳人。
奄。女奚也。其餘皆士也。禮官。惟家人。下大
夫。墓大夫。下大夫。大司樂。中大夫。樂師下
大夫。大師。下大夫。大卜。下大夫。大視。下大
夫。大史。下大夫。內史。中大夫。下大夫。巾車。
下大夫。其大師。則瞽而賢智者。爲大夫也。

守祧。奄。女奚也。世婦之官。卿大夫士。與女
府女史奚。同居。僉奄人也。內宗。外宗。內外
女之有爵者也。其餘皆士也。政官。射人下
大夫。司士。下大夫。諸子。下大夫。虎賁氏。下
大夫。大僕。下大夫。司甲。下大夫。司弓矢。下
大夫。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大馭。中大
夫。戎僕。中大夫。齊僕。下大夫。校人。中大夫。
職方氏。中大夫。下大夫。家司馬。家臣。其餘。
皆士也。刑官。大行人。中大夫。小行人。下大

夫及罪隸以下五者之隸各百有二十人其餘則皆士也凡官首皆長也故士以大夫爲長士亦以士爲長而其間有一官而爲衆官之長者有一官各自爲長者故曰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也或從其長或得專達以有六官爲之大長也其六屬之中又立之長者宮正宮中官之長膳夫食官之長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醫師衆醫之長酒正酒官之長大府爲王治藏之長

司會計官之長內宰宮中官之長典婦功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此治官六十之以長稱者也載師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官之長師氏者保氏司諫司救官之長司市市官之長廩人者舍人舍人司祿官之長此教官六十之以長稱者也大司樂樂官之長大卜卜筮官之長大祝祝官之長司筮筮官之長大史史官之長巾車車官之長此禮官六

十之以長稱者也。大僕以下。至御僕。別職同官。而大僕爲其長。司甲者。兵戈盾官之長。司弓矢。弓弩矢箙官之長。大馭。馭之最尊。羣僕之長。校人。馬官之長。職方氏。主四方官之長。此政官六十之以長稱者也。敘官鄭注。獨刑官六十屬無以長稱者。而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四官者。別職同官。而共府史胥徒。則大行人。亦其長。凡言長者。必敘所長之衆官于其後。而其各自爲長者亦以其職事先後連類敘之。夫以大宰統攝衆職。則爲三百六十屬之長。退帥。其屬則六卿各自爲六十屬之長。此其大都也。而六十屬之中。有羣官之長。其各爲一官者。雖不立長。而當官行事。各有主守。是亦長也。以至於居。則此有比長。隣有隣長。行師。則伍有伍長。長之爲道。極於大宰。而窮于隣比伍。而通於一人之身。夫至於五家而下。則一家之中。人自有其兄長也

已。故有長乎長者。而未有莫爲之長者也。

經曰。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得經之說而推之。周禮之敘官也。亦所以昭其順也。

地官司徒師氏三行。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臣按師。亦長也。長亦長也。國子。皆當仕者也。其始仕。皆士也。既曰友行以尊賢良。而又曰順行以事師長者。尊賢良。是進德脩業之事。事師長。是居官任職之事也。

儀禮士相見禮第三。

鄭康成注曰。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取其耿介。夏用腒。備臭腐。左頭。陽也。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所紹介之姓名。以命稱述主人之意。命某見。

賈公彥疏曰。謂新升爲士者。欲見舊爲士者。謂久無紹介中間之人。達彼此之意。雖願見無由得與主人。通達相見也。

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

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贊。敢辭贊。

鄭康成注曰。辭其贊賓爲其大崇也。

賓對曰。某不以贊。不敢見。

鄭康成注曰。見於尊敬而無贊。嫌大簡。

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贊。不敢見。固以請。

鄭康成注曰。言依於贊。謙自卑也。

臣按士與士。職位不殊。然新升爲士。與舊爲士者。則亦有長之道存焉。猶今之同官而有前後輩之別也。故必須紹介以通姓名。又必執贊以將其厚意。是故凡卑於尊曰見。今士與士敵。而曰見。謙敬之辭也。所以致其順也。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贊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

賓退。送。再拜。

鄭康成注曰。終辭其贊。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其贊。惟君於臣耳。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送再拜。尊賓。

凡侍坐於君子。卿大夫及國中賢者。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宜。請退可也。

臣按此士見於大夫之禮。又侍坐於卿大夫之法。亦事長順之一端也。蓋有卿大夫而致仕居鄉者。又有有大德行而不仕者。鄉射禮所謂鄉先生君子者也。士之事之。一視其在事卿大夫。達尊故也。

聘禮。篇名。習享。士執庭實。

鄭康成注曰。士介也。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

士爲紹。繼也。擯

上介受賓幣。從者。士介。訝受焉。

禮請受賓辭。

鄭康成注曰。禮請受者。一請受而聽之也。賓

爲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

上介特面。

鄭康成注曰。特面者。異於主君。對覿君時。衆介從而入。士介不從而入也。君享。衆介始覿。不自別也。上賓則衆介皆從之

衆介北面跪焉。

賈公彥疏曰。此謂賓行聘。衆介從入門左北面。曲禮曰。大夫濟濟。士蹌蹌。

臣按士卑。惟得作介。從卿大夫出向他國其每事諮秉。且有成命。至於周旋揖讓之際。聘禮所載。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士之所以自謙退者。非直爲儀而已。又非直循分而已。凡官長於其屬。自以職事相承。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也。介介於其賓。爲時雖暫。而亦自以職事相承也。敢不順哉。

春秋左傳。其士競於教。

臣按此楚子囊之稱晉悼公者也。職勞競力。以奉卿大夫之命。順也。卿讓於善。大夫

不失守。此爲賢卿大夫矣。宜順其教者也。

其後三駕而楚不敢與之爭。非直卿大夫之力。而士之用命者然也。

漢。兒寬。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斄數年。還至府。上斄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御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向學。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

臣按兒寬之未擢爲中大夫也。蓋久矣夫。以廷尉御史府之掾屬事張湯也。湯未知

寬則視斎數年而未嘗憾於湯之不署已。及武帝既善寬奏。湯由是向學。遂舉用寬。推賢揚善之美。宜歸於湯。而寬之在府得順長之義矣。

貢禹爲河南令。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

臣按禹後官至御史大夫。其爲人。以明經潔行著聞。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其言雖未盡行於時。如令民七歲乃出口賦。及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減省建章甘泉。及諸侯王廟衛卒。多見施用。卓然爲漢名臣者也。乃其爲令。一免冠謝。遂以去官。豈其好陵其上哉。蓋云以職事見責。則必有不得於府官者矣。爲令而不能得於其府官也。雖欲勉思職事。將安得乎。欲委蛇以善事上官。又不可也。則惟有去而後可。故事長之道。順固順也。不苟同。亦順也。在不失已而已矣。

孫寶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儲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側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託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爲議郎。遷諫大夫。

臣按孫寶之不詘於授教而詘於爲簿。蓋以義爲去就者也。忠。官長也。寶。其屬也。署之簿。則斯簿矣。能無順乎。欲令授經。而不知有來學無往教。寧自劾去耳。此與越石父請絕晏子同意。

吳良爲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掾王

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爲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暉建武三年。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楊州。俊素聞暉名。乃禮請之。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暉乃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戹。不得斷人支體。裨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暉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尅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則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戕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俊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亭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縣

音催。咎繇之後。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觴。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搆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愬並作。明府以惡爲善。殷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觴。歎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觴哉。歎意少解。曰。實歎罪也。敬奉觴

按吳良之諫太守勿舉觴郅惲之舉觴屬太守。此皆以逆爲順者也。夫阿意詭隨以事其長上。非所望于士君子也。則良惲之敬其長也莫大焉。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惲之誓衆而諫後者。知用師哉。知用師哉。

劉茂建武二年爲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

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孟縣。在并州。）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詣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趨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

三　汝茂。義士也。茂傳附載漁陽太守張顯兵馬掾嚴授死戰。王簒衛福以身蔽顯。并見殺。及太原小吏所姓也。前漢輔向賊叩頭求哀。願以身代縣令。賊以矛刺輔。貫心洞背死。二事。蓋孫福以其屬吏而生。衛福所有所忠。輔爲其官長而死。其節俱爲可尚也。又有彭脩者。守吳令。與太守俱出討賊。以身障扞太守。爲流矢所中死。自有傳。

廉范。永平初。隴西大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

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惟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困戹瞀亂耶。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奉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臣按叔度西迎父喪。却故吏之資送。見愛親卷

中。能守經也。變姓名代獄卒。周旋府主患難之際。能行權也。范史曰。權也者。反常者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豈知夫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公羊傳之言。未能無弊乎。觀叔度之固辭資送。可以必其不負太守鄧融矣。

經所以言移孝移敬也。

周章初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行春。豈可越儀私交。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劍。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

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

臣按竇憲勢去禍萌。而太守乏見微之識此周章所以絕鞅而諫也。經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太守有其一矣所以幸免於罪也。章智且勇。以成其順。不亦善乎。

鍾離意少爲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漏署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舉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

臣按酒禮之受。亭長細過。太守輒欲案考。未爲知治也。意封還符記。引春秋先內後

外之義。誠以正人必先責己。苛察有傷大體也。送徒河內。移縣製衣。仁人用心。得蒙嘉嘆。雖舉者與有榮焉。郡守司徒。亦何幸而有是屬也。夫使奉記考案。但事推驗。無所建白。承詔送徒。惟加督促。漫無隱恤。此於公事。固已無誤也。而爲之長者。安賴有若屬乎。故君子之所謂順者。敬也。非從之者也。

何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名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爲祥瑞。敞通經傳。能爲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不可不察。由安懼紀具反。然不敢答。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舍帑爲虛。敞奏記由宜先正已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由不能用。時

齊煬王子都鄉侯暢。奔邪國憂。時章帝崩。上書未報。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而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宗室肺府。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音的。討捕。蹤迹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司徒司空也。以爲故事。三公不與賊盜。上縱姦敞在大尉府。以爲故事。三公不與賊盜。上縱姦慝。莫以爲咎。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主知盜賊之曹也。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

臣按何敞奏記由安。抗言災異。深惟職典。推求姦慝。其爲公府掾屬。既以正直有聞。及其冠法冠。立在下。彈射糾察。甘心彊誅。蓋以其所以事夫長者。事其君也。

朱穆初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

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地勢親重望有心扶持王室因推災異以勸戒冀。

臣按穆勸冀親忠正絕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人主置師傅侍講與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眞儒者之言矣其後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豐積招禍復奏記諫冀不納而縱放日滋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以可

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范氏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臣觀其奏記切直至於再三庶幾夫上交不諂者也蔡邕以穆爲貞而孤也不其然乎

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寵舊習家業少爲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

視事爲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爲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爲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

臣按明習家業。不忝祖矣。其所平決。厭服衆心。又爲科條比類。以防因緣。其仁恕亦大似咸也。其後歷二郡三卿。卒爲司空。于公高門。于茲益信。寵之勤心物務。其視諸掾屬之尚交遊。不視事者。爲官長者。將奚擇焉。可謂順也已矣。

王渙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

臣按渙盡職于所事。而陳寵風聲大衍。寵

歸美其下。而渙名由此顯。其上下之間。相與有成。應經義矣。

李恂。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

陳禪。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爲邦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爲人所上。受納臧賂。禪嘗傳考（謂捕逮而考之也。）無他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詞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焉。

橋元。梁國睢陽人也。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猶領也。）陳從事。窮案其姦。景壯其意。署而遣之。元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爲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爲馳檄救之。景承旨名元。元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元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爲河南尹。元以公事

當詣府受對。恥爲所屈。棄官還鄉里。

陳寔少作縣吏。常給事厮役。後爲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嘆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掌功曹。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畧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于是鄉論惟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縣名傳舍。倫與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封教還。而于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太息。由是天下服其德。

朱儁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本縣

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于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儁爲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臣按此數人者。皆過乎中庸者也。雖陳仲弓之以德報怨。爲君引愆。此亦有意立名者乎。後世爲官長之視其屬其恩禮既已薄矣。其屬吏之視官長也。路人焉已。或官長且如束濕薪也。則寇仇焉已之數者之高義。又曷可少哉。

繆形。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形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名爲決曹史。湛病卒官。形送還隴西。始葬舍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他郡。形獨留不去。爲起墳塚。乃潛穿井旁。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

平。而墳已立。關西咸稱傳之。

戴就仕郡倉曹掾。楊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于錢塘縣獄。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宜申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

臣按彤就二子之節。亦李恂陳禪數子之傳也。范史引孔子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之語。以爲獨行篇發端。有以也夫。

士之孝

事長順

魏王脩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爲主簿守高密令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郡原融不聽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閉門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守膠東令融每有難脩雖歸休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

州。辟脩爲治中從事。袁紹又辟脩爲即墨令。後復爲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喜曰。成吾軍者主別駕也。譚復欲攻尚。脩諫曰。兄弟。左右手也。譬如人將鬬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引軍攻譚于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

臣按魏武之破南皮也。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嘆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爲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魏國既建。爲大司農郎中令。徙奉常。蓋脩官至九卿矣。嚴才反。脩聞變。徒步赴宮門。相

國繇謂舊京城有變尤卿各居其府脩曰
食其祿焉避其難斯其竭誠盡力於主簿
功曹從事別駕之時所執之義然也使袁
譚能聽脩諫親睦兄弟以禦四方者安在
其速亡哉脩之純孝足以感動里閭見愛親卷
中而忠言至計不能弭袁氏骨肉之隙君
子謂譚尚殆非人也

郤原朱虛人少以操尚稱太祖辟爲司空掾原
女早亡時太祖愛子蒼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
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
之所以待原者以原守典訓而不易也若聽明
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太祖乃止
原別傳曰原金玉其行爲郡所名署功曹時魯
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原爲
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嘆之後恚望欲殺
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
不解原獨不爲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
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

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恩愛未有在其前者也。而今欲殺之。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融無以荅。

臣按君子哉原也。其欲止融之妄殺。則陳說詩易論語之義。正色抗言。其拒魏祖荅舒合葬之非禮。則以守訓典而不易自處。其篤於經術。遠過鄭康成之博物洽聞矣。其高遠清白。頤志澹泊。似不復爲世用也。不然。以根矩之名德。安得不公輔哉。臣願事長者。以根矩之拒曹公。抗北海爲法也。

邢顒河間人。太祖辟爲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顒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爲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寧靜澹泊。言少理多。眞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近習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

臣按邢顒見太祖法令嚴明。足平禍亂。歸誠委質。屬有先覺。其爲故將喪棄官一節太祖之深嘉而亟子之者也。家丞之選。下令稱其法度淵深。以是故矣。守正不阿。無愧秋實。庶子能諫。又豈春華哉。順長之義邢劉同貫矣。

高堂隆。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

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劒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

臣按習鑿齒稱高堂隆。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謇諤足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本傳詞其志存匡君。因變陳戒。此隆明帝以後致位卿大夫。愛君憂國之懇誠也。督郵於太守名君臣。實長屬。惡無禮於其長。而按劒叱責。毋乃爲已甚哉。方之以對弟名兄。有不拂然起者。非恭弟也。隆可謂以敬兄之道敬官長矣。

蜀杜微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丞相領益州牧。好簡舊德。以微爲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既至。自乞老病求歸。丞相又與書苦曰。曹不篡弒。自立爲帝。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惟君未有以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君但

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

臣按杜微劉璋故吏。閉門不出。意蓋有在也。不然。以諸葛丞相之尊賢下士。尚不足與相助爲理乎。以疾去官。不與於難。固辭主簿。亦一致之節也。志評其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伯夷。皓四皓之槩。知微哉。

吳處翻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征會稽。翻迫父喪。衰絰詣府門。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侯官。侯官長閉門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行矣。

臣按翻周旋王朗於患難之間。不敢顧其私。朗遣乃還。長屬之誼爲已盡也。翻既歸策復命爲公曹。待以交友之禮。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翻事孫氏多所匡諫。卒以抗直不容。雖在徙棄。心不亡國。要其順長之節

著於事朗。臣故獨有取焉。

陸績。吳郡人也。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爲上賓。共語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未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

臣按裴注謝承書云。績父康。字季寧。少惇孝慤。勤脩操行。太守季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屍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稱治。康之惇禮故君。送喪持服於順長之義無愧焉。績名父之子。爲掾以直道見憚。鬱林作守。屬有兵事。用違其器。不復承命。永年。斯其自詡遭命之不幸。抑亦直道難容也。雖然。績可謂善學康者也。

晉韋忠辭張華之辟。人問其故。忠曰。茂先華而

不實。裴顧欲而無厭。棄典禮。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耶。太守陳楚。廷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劍。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義士也。舍之

臣按韋忠之不應司空之辟。恐餘波之見及。其愛身者亦至哉。功曹之仕。由於迫耳。然而長屬之分既定。則以身捍蔽太守。乂何不愛其死也。忠篤孝之士。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其後卒爲劉聰討叛羌矣。盡不屈節死晉史。在忠義傳。臣獨取其冒刃救楚之事。以爲功曹之能事太守云。

唐李栖筠。初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時栖筠爲安西節度行軍司馬。料精卒七千赴難。擢殿中侍御史。李峴爲大夫。以三司按羣臣陷賊者。表栖筠爲詳理判官。推原其人所以效脅汗者。輕重以情。悉心助峴。故峴愛恕之譽。一日出呂諲崔器上。

臣按栖筠以抗元載不及相。新書贊爲骨鯁忠臣。其少則莊重寡言。不妄交遊。以王佐才見稱於其族人。華士亦多向慕之。李峴以太守而與主簿敦布衣之契。其器重栖筠。亦已至矣。及栖筠爲侍御。而峴又爲長官。用是悉心相助。成峴愛恕之譽。豈不順哉。

韓愈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辟府推官。攝行堅正。鯁言無所忌。

臣按愈在貞元和之際。進諫陳謀。內懷至忠。攘斥釋老。矯拂踰末。爲文章。引聖籍。明道統。其事君之大節。不以困跲而回易所守。此非獨宣武武寧二幕府可盡者也。

臣獨錄此二府之事。以入事長順條者。士固未有始即爲貴仕者。長屬之義。所不可辭。苟行不早立。事無成識。其後舉無足觀。

古者四十而仕。五十始爲大夫。正以是也。

文公集有董公行狀。蓋逆知夫人心易動。

軍旅多虞。故董公之薨。三日斂。既斂而行。

行之四日。汴州亂。使董公之喪。先事而出。

者。亦必公之畫策也。集又有上張僕射兩

書。其一。爲不能隨行逐隊。晨入夜出。其一。

諫僕射擊毬者也。史所謂。鯁言無忌。殆謂

此類。

馮宿貞元中擢進士第。徐州張建封表掌書記。

建封卒。子愔爲軍中脅主留事。李師古將乘喪

復故地。愔大懼。於是王武俊擁兵觀釁。宿以書

說曰。張公與公爲兄弟。天下莫不知。今張公不

幸幼兒爲亂兵所脅。內則誠欵隔絕。外則疆寇

侵逼。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勳。赦

愔罪。使束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

矣。武俊悅。即以表聞。遂授愔留後。宿不樂佐愔。

更從浙東賈全觀察府。

臣按宿投書武俊。保全張愔。其所以報建

封者不爲不厚矣知其不足與共事而去從他府非其私暱固可以見幾而作也

宋畢仲衍以蔭爲陽翟主簿張昇縣人也方鎮許請於朝欲興鄉校既具材計工又聽民自以其力輸助邑子馬宏以口舌橫里閭謾謂諸豪曰張公興學而縣令乃因以取諸民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已也君將不堪誠捐百金予我我能止役豪倚其能予百金宏即詣府宣言縣令盡私爲學之費又將賦於民昇果疑焉勅縣且止又揭其事於道令欲土疏辯仲衍曰無益也不如取宏治之不辯自直矣會攝縣事即逮捕驗治五日得其姦言於昇流宏鄧州一縣相賀給事中張問居里中謂仲衍曰諺云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

仲游與仲衍同第謂壽丘柘城主簿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從高遵裕西征運期迫遽陝西八十縣餽輓之夫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純粹李察慶受其賦而給之食必曠會僚

屬議。皆不知所爲。以諉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令先効金帛緡錢之最。戒勿啓鐍。共簿其名數以爲質。預飾具斛量數千。洞撤倉庾牆壁。使贏糧者至其所。入自斛槩。輸其半。而以半自給。不終朝霍然而散。翊日。大軍遂行。純粹察嘆。且謝曰非君。幾敗吾事。

臣按仲游行文簡公士安之曾孫也。貞宗常稱士安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士安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君子哉。宜其後人之賢也。二子之材識。足以取濟于臨事。爲長官所倚賴。可不謂之順乎。於是乎繩其武而復其始。其功名可勝道哉。蓋其後漸通顯矣。猶未竟其用云。

薛奎爲陝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洗衣。邏卒捕送州。考訊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得殺人者。徙儀州推官。嘗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

久雨粟麥潰腐。奎白轉運盧之翰。請縱民還州而償所失。之翰怒。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久。人疲轉餉。今幸民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

臣按奎在隰州。則緩州民之寃獄。而使州。無失入。在鹽州。則請縱還轉餉之民。回轉運之聽。蓋其中心之惻惻。異以出之。而非執已見以格人。操褊心以陵物也。其見信從於長上。宜矣。

王疇以父蔭補將作監主簿中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翰林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薦疇勾當公事。時有宦官同提舉者。疇辭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也。然以朝士夫而爲閹人指使。疇實恥之。

臣按史論王疇介特。數建忠謀。當仁宗時。先後與政。僅能寡過。保有祿位者。視疇遠不逮也。觀其辭於中書。不欲爲閹人指使者。異而直矣。古之士。非徒擇君。抑且擇長。

爲其分已定則事之道無復可避就也
孫甫少好學日誦數千言慕孫何爲古文章初
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再
舉進士及第爲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
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杜衍辟爲永興軍
司錄凡吏職纖末皆倚辦甫甫曰待我以此可
以去矣衍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讌語甫
必引經以對言天下賢俊歷評其才性所長衍
曰吾辟屬官得益友諸生亦多從甫學問

臣按甫雖聘言路以文學方正爲宋名臣觀其在杜衍幕府不失已不援上衍稱爲益友其長屬相成之義不亦善乎

陳襄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弼爲郡守一見即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讒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諭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往矣公苟有惑志何名知已益敎說不少懈弼由是愈益奇之及入相薦爲秘閣校

理。

臣按史言襄洫官所至。必務興學校。平居存心。以講求民間利病爲急。在河陽。適富弼爲守。誠哉知已讒言之興。不蹇自白。長屬之相須得此爲鮮矣。

錢顗。初爲寧海軍節度推官。守孫沔。用威嚴爲治。屬吏奔走聽命。顗當官而行。無所容撓。遇不可。必爭之。由是獨見器重。

臣按顗之當官而行。爭其不可。始可謂之順也。彼奔走聽命者。於是乎有愧矣。

鄭俠。治平中。隨父官汪寧。閉戶苦學。王安石稱奬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間不以爲便。光有疑獄。俠讞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爲知已。思欲盡忠。秩滿。徑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式者。趨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三往見之。問以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

不復見。但以書言法之爲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語以試法。方置脩經局。又欲辟爲檢討。更命其客黎東美論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

臣竣史論俠以區區小官。雖未信而諫。能以片言悟主。殃民之法。幾於一舉而空之。功雖不成。而此心亦足以白於天下。蓋其許安石。復忤惠卿。幾至于死。而一話一言。未嘗忘君。人皆知俠之忠矣。而其始之感知己。欲盡其區區之心。數以書言。又因東美論列所以盡心於安石者。意誠厚哉。知其必不可諫。而後乃繪圖入告也。相君負監門。監門不負相君矣。蓋熙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俱以縣令。抗部使者。不奉新

法。坐廢黜。亦士之不爲畏威懷祿者也。

蘇頌。第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賦稅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刻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凡民有忿爭。頌輒以鄉里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懽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於部吏少詐可。及觀頌設施則曰。非吾所及也。謂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脩委以政曰。子容頌字。處事精密。一經閱覽則脩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眞所謂不可得而親疎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設施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似衍云。

臣按頌德量勝人。相業著于元祐。方其爲

小官則見器重於監司留守故相期之以公輔也夫惟所設施者足以致此耳不然而善事上官依阿先達有識者方鄙棄之又焉得爲順也

馬默知須城縣縣爲鄆治所鄆吏犯法不可捕默趨府取而杖之客次闔府皆驚曹倅守鄆心不善也默亦不爲屈後守張方平素貴掾屬來前多閉目不與語見默白事忽開目熟視久之盡行其言自是委以事治平中方平還翰林薦爲監察御史裏行

臣按默可謂真能順長哉曰不敢爲身謀所以報也不爲不知已者屈而顧肯爲知已少貶其故乎臣慮夫世之以從之者爲順也於默深有取焉

陳瓘爲越州判官蔡卞察其賢每加禮而瓘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謂非世間人時且來越卞留瓘瓘少須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語

惟力亂神斯近惟矣州牧既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爲不幸也

任伯雨爲清江主簿郡守檄使涖公庫嘆曰里名勝耳曾子不入此職何爲至哉拒不受

臣按史論稱陳瓘任伯雨剛正不撓抗迹疎遠立朝寡援而能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羣奸之罪無少畏忌瓘初爲卞屬且爲所禮卒能自遠伯雨之拒郡守不涖公庫其矯矯風節已見爲主簿時故君子莫重乎其始進也

張九成遊京師從楊時學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遊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民尚羞僕奚乘吾可爲貴遊客耶絕典二年對策直言擢寘首選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中典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授鎮軍僉判吏不能欺民冒鬻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左丞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

宰相耶。宗臣怒。九成卽投檄歸。從學者日衆。出其門者。多爲聞人。

臣按史論稱九成對策。忠義凜然。今考策中有云。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母妻子之樂。陛下爲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凊。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於心。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亦可以爲顯封人之錫類矣。臣獨取其謝權貴。忤提刑二事。以入於事長之條。蓋守已勿失。當官而行。乃謂之順。順者。順其理。非順其勢位也。

陳俊卿登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某所俊卿與卒。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推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爲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藻嘆服。以爲不可及。

臣按俊卿爲同僚受過。卒爲藻所嘆服。此

長者之事其後爲晉安郡王府教授講經輒竭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王即大位是爲孝宗蓋其爲府僚宮僚則能順而其斥姦黨明公道以佐孝宗又非他相可及也

趙方知青陽縣告其守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

臣按方以縣令而能以此言告其守使守能用其言則方之撫字教化之德意非獨

被於一邑而有开蒙其福者矣史論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畧隱然有禆俎折衝之風夫爲吏能愛民爲將能恤兵爲屬吏能正已納規於上官爲將相能獎拔人才於下位固無異道也

呂午授烏程主簿郡守致之幕下事一決於午守張忠恕丞相浚之孫薦午尤力時忠恕之母就養躬至簿廳迎午二親入郡與午皆衣綵衣奉觴上壽邦人榮之調當塗縣丞守吳柔勝謂

午有操守。俾其子潛定交焉。會司理攝蕪湖縣。盧州遣兩兵會公事。司理遂以盧兵奪縣民爲。言。柔勝怒悉寘獄。屬午問之。謂盧州有公牘不可謂奪民。柔勝愈怒。再以屬午。明日。午入謁。柔勝先令左右問若何。午執前說。柔勝益加怒。謂我不忍盧兵奪吾百姓。不出迎午。午坐客位。不退不食。柔勝勉爲出。怒不息。欲黥二兵。午徐曰。盧州初無公牘。則可。有則縣不爲處置而反罪盧兵。恐不可。久之。卒從午請。

臣按呂午自爲丞簿。固已風采凜然。其每爲長官所延薦。或屈已以從午。而益厚遇之。張公推奉母之心。以及於午之親。宜乎人以爲榮也。其後以不容於史嵩之。以中奉大夫。閒居一紀。卒

周惇頤字茂叔。以身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

悖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以如此。尚可任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悟因得免。移彬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悖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日臨之甚威。悖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臣按悖頤得孔孟之本源。爲程朱之宗統。其語言行事。固不當僅求之吏治者也。然其歷事長官。不援不抗。卒使悍者氣降。黠者心折。非盛德之所感。烏能若是乎。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於茲可見。敦頤精義致用之學。時措之皆宜。而太極通書。

爲非空言也。

李之才。初爲衛州獲嘉主簿。權共城令。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妄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雍謫安陸丞。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之晚。

臣按邵雍之易。劉義叟之。曆法。皆受之於之才者也。大器難識。安于卑位。使之經世務。不知其果何如。其於范雍。處暄涼之變乃見士節矣。取之以附於順長之條。使夫前日遠送之徒知有愧焉。

陳師道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聽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與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當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初游京師。踰年

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命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儉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命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欲懷金爲儉。此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於朝。亦屬觀延致。師道荅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于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常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冒昧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頴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之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鸞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此。

劉恕賜第。詞鉅鹿主簿。和川令。發強擿伏。一時

能吏自以爲不及怨爲人重意氣急然諾郡守
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怨獨恤其妻子如已
骨肉又面數轉運使深文峻詆司馬光編資治
通鑑名爲局僚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寘三司
條例怨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
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
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
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怨不屈或稠人廣坐
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絕方安石用事呼吸

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
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怨舊屬不顧指
其得失無所隱

臣按自古謂周之士貴秦之士賤臣以漢
唐宋三代之士觀之蓋東都之士貴於西
都趙宋之士貴於李唐矣夫以禮義廉恥
謂之四維此士風之所以盛衰而國勢之
所以廢興存亡也西京如谷子雲樓君卿
之屬徘徊于五侯之門而以得其一飲一

食之賜爲榮也。亦可羞矣。況莽大夫乎。

東都汝潁之間。高處士之節。與黨人之禍者比比相屬。而不軼之臣。憚於名義。猶逡巡沒世以是相比。貴賤可知。李唐中葉以後。朝士朋比相傾。而遊于方鎮者。往往艷其金帛之贈。因其厚薄。往來去就。攜其表爲以取科第。甚者賦詩獻訣。託肺腑願出死力。則有感恩知有地。不忘望京樓之句。於是乎四維掃地。沿及五代。五十餘年之間。改王更步。如奕棋然。士之放利苟合者。遂恬不知夫事數姓之爲辱也。然則趙宋之士其最優乎。臣觀富韓范歐之諸鉅公。濂洛關閩之諸夫子。與夫後先並起之諸君子。其道德勛業文章。既卓卓乎其傳諸千百世而不朽矣。臣讀文苑傳。又可慨焉。其士之能自守者。固往往而載於是編也。至於之二子者。其確乎不拔之操。又其特哉。宋祚之所以弱而後亡者。亦士大夫之

禮義廉恥。有以維之。及其既亡。而冒白刃
蹈海濱死者。亦夥矣。此非前哲之流風餘
澤。使之然乎。臣故於二子之事。著其本末
於事長之科。以見經之所謂順者。在此不
在彼也。

元。李昶。以春秋中第。釋褐。徵事郎。孟州溫縣丞。
國兵下河南。奉親還鄉里。行臺嚴實。辟授都事。
改行卓萬戶府知事。實卒。子忠濟嗣。歷昶爲經
歷。居數歲。忠濟怠於政事。貪佞抵隙而進。昶言。
於忠濟曰。比年內外相尚。飲宴無度。庫藏空虛。
百姓匱乏。若猶循習故常。恐或生變。惟閣下。接
納正士。黜遠小人。去浮華。敦樸素。損騎從。省宴
遊。雖不能救已然之失。尚可以弭未然之禍。時
朝廷裁抑諸侯。法制寖密。忠濟縱侈自若。昶以
親老求解。不許。俄以父憂去官。杜門教授。一時
名士。若李謙馬紹輩。皆出其門。

臣按昶後見世祖論治國用兵之要。因被
寵遇。有所訪問。知無不言。世祖嘗燕處。望

見李秀才至。輒斂容敬禮。會嚴忠濟罷。其
弟忠範代之。忠範表請昶師事之特授翰
林侍講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
昶條十二事。剗除宿弊。蓋昶雖忠於朝廷。
而始終周旋於嚴氏父子兄弟之間。敦順
、長之義者也。
呂思誠爲國史院檢討官。文宗在奎章閣。有旨。
取國史閱之。左右舁置以往。院長貳無敢言。思
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
惡。自古天子無觀閱之者。事遂寢。
臣按人主不得觀國史記注。此歷代相傳
之故事。院長之所當力爭者。長不能爭。而
末僚爭之。使爭而不得。又將獲戾。而爭之
而得。其美一歸於長官。此思誠之不爭之
於其長。而爭之於君。固將以身任之而不
以累其長也。思誠之爲景州蓨縣尹。其異
政不可殫述。官至中書左丞。三爲祭酒。一
法許衡之舊。素以勁抜聞。不爲世所屈。惟

然故其順足稱也。

于文傳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知昌國州事。長於治劇。所至俱有善政。自其始至昌國。即能柔之以恩信。於是海島之民。雖頑獷不易治。至有剽掠海中。若化外然者。亦爲之變俗。初長官強愎自恣。文傳推誠以待之。久乃自屈服。鹽場官方倚轉運司虐使州民家業破蕩。文傳語同列曰。吾屬受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而弗救之乎。乃亟爲陳理。上官莫能奪。民賴以免。

臣按文傳長於政事。其治行往往爲州縣最。淞官昌國。新發於硎。能使長官屈服。其所陳理。莫之能奪。此推誠待人之驗也。君子亦誠而已矣。

蓋苗登進士第。授濟寧路單州判官。州多繫囚。苗請疏決之。知州以爲囚數已上部使者未報不可決。苗曰。設使者有問。請身任其責。知州乃勉從之。使者果閱牘而去。歲饑。白郡府。未有以應。會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戶部以請。戶部

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幸食此。況不得此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乎。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咸獲賑焉。有官粟五百石陳腐。以借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使者將責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貸。今民饑不能償。苗請代還。使者乃已其責。

臣按史稱苗學術淳正。性孝友喜施。廣置義田。以贍宗族。平居惔惔謙謹。及至遇事張目敢言。雖經挫折。無所回撓。有古遺直之風。蓋其在單州。事有難處。皆身任其以一刺官而能得之於州。得之於州得之於部使者之至順哉。

以十事長順